



静土的产院

茹志鹄 著



4446

静·听·院

——

静·听·院

静·听·院

靜靜的产院

茹志鵑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2年·北京

靜靜的产院

茹志鵑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毛祥泰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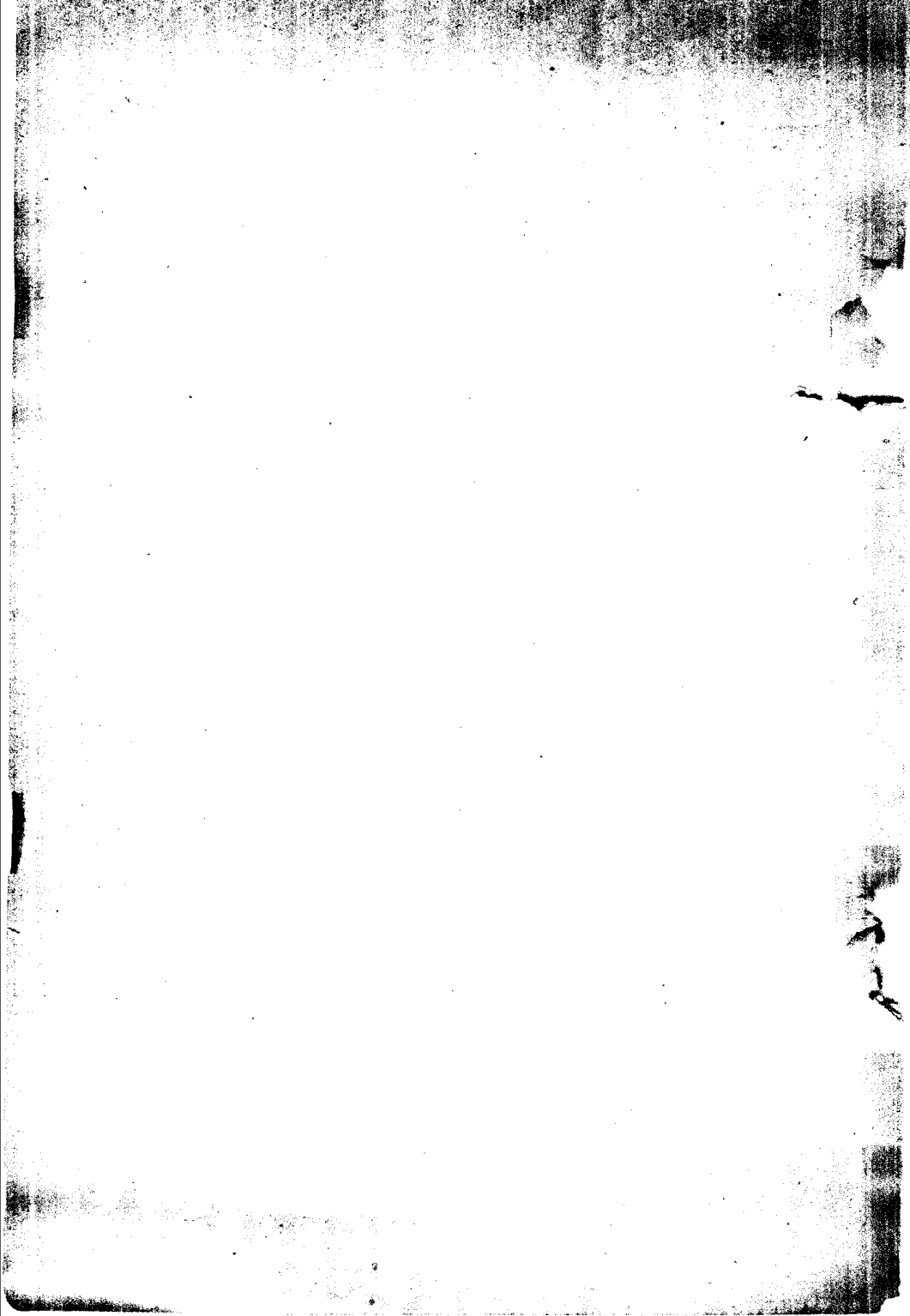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5 1/4 印張 1 插頁 112,000 字
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1—21,000 定价0.52元

目 次

春蚕时节	3
里程	19
静静的产院	36
三走严庄	57
同志之间	80
阿舒	95
第二步	112
给我一支枪	129
逝去的夜	141
“快三腿”宋福裕	160



春 暖 时 节

天还没有亮，第一部出厂的电车发出空隆隆空隆隆的声音驶了过去。静兰像给人推了一把，从睡梦中直坐起来。她看看天色还早才放了心，轻轻地从床上爬下来。她怕惊醒睡在旁边的丈夫，也不开灯，摸黑给大宝二宝踢掉的被子盖上，又顺手将丈夫明发搭在椅上的—件外衣挂好，方才心满意足的拿起菜篮。这是静兰的老规矩，每逢星期天，更准确一点说，凡是明发在家吃饭的日子，静兰总要起个大早，到菜场上去给明发买几样配胃口的小菜。

“静兰！”吱呀一声门响，到底把明发惊醒了，“这么早，到哪里去？”

“买菜去，”静兰见丈夫醒了，也满高兴，作兴他会告诉她想吃什么。便问道：

“明发，你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随便。”明发翻了一个身又睡了。

“随便。”静兰心里像回声似地响了一声，总是这样，“随便”。吃什么？“随便”；穿什么？“随便”；家里买些什么东西？也“随便”。可他和厂里的什么老师傅，甚至和他的徒弟说起话来，却

是頂頂真真，一点也不講“隨便”了，这使靜兰心里有点难过。她从早忙到晚，买菜烧飯，洗衣服，天明的時候做針綫，天黑得看不見了就結絨綫；夏天不搖扇子，蚊子叮了就脚跟脚擦一下，一双手从沒停过一分鐘，为的是要一家人都高兴舒适。但是丈夫却总說“隨便”“隨便”，好像家里的一切，都可有可无似的。

靜兰輕輕地叹了一口气走出門来。馬路上空蕩蕩的，好像比白天寬闊了許多。路灯仍亮着，道旁鋪着一团团的树影。路上靜极了，只偶尔有几部送牛奶的車子馳过，車上的奶瓶磕碰得叮叮当当，一会儿声音远了，一切又是那么寂靜，只听见自己的脚步，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发出嚓嚓的声音。

这两年来，靜兰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和明发中間，好像隔了一道墙。說起来，明发沒对她发过脾气，也沒什么地方对不起她，每月薪水一到手，就如数的交给她，有时也陪她去看看电影，可是靜兰在他眼睛里，已找不到从前那种溫柔而又感到幸福的光泽了。为什么呢？她不知道。……

路灯一齐熄灭了，天已发亮，蓝湛湛的天上，剩有几顆晨星还未隱去，路上車輛行人也漸漸多了起来。

“家里有柴有米，袋里有小菜錢，这样的日子还不滿足？”靜兰暗暗罵自己，想摆脱这种沉悶的心情。

小菜場里已十分熱鬧，許多时鮮貨的攤子上已围滿了人，一些攤前冷落的菜販，都大姊大嫂的招徠着顧客。靜兰买了滿滿一籃葷素小菜，正想回家，却看見一个魚攤的木盆里，堆滿了指头这么粗的淡水虾，一只只透明发青，活蹦乱跳。

“虾，这么大的虾！”靜兰心里亮了一下，毫不犹豫地花了九角八分錢称了一斤。靜兰是个俭省的人，平时用一两角錢也要打算一番的，而且虾也并不是明发酷爱的小菜。她覺得，重要的

不是吃虾,而是虾给她,给明发,给她们整个家庭会带来一种甜蜜的回忆……

“虾,这么大的虾!”

解放后的第三年,明发有了工作,生活像一个病人得到医治那样,缓过一口气来。静兰从乡下带了孩子,搬来和明发一起住了,生活安定了,也不愁柴愁米了,有一次,也是星期日,静兰在菜场上买回来一斤大活虾。“快来看,虾,这么大的虾!”静兰把虾放在脸盆里,虾就在盆里跳蹦着,爬着。明发和两个孩子围在盆边看,拿草棒去逗,父子三个乐得哈哈大笑。

“记得吧,明发。”

“记得,静兰,怎么不记得。”明发抬起头来,温柔地看着妻子,又把孩子一边一个的搂在怀里,于是丈夫和妻子沉浸在同一个回忆里。

是解放前两年的一个夏天,静兰带了两个孩子住在乡下,明发从城里失业回来,乡下没有田地,一家四口怎么活下去呢!人总得活下去啊!于是夫妻俩每天晚上轮流到河边去钓些小鱼小虾。钓一夜,有个斤把鱼虾,天明就拿到镇上去卖,卖掉就买点六谷粉回家糊口。有一天晚上,静兰走了很远,到下游的一个河湾里钓了一夜,第二天天一亮,静兰提了竹篮,狂喜的奔了回来:

“虾,这么大的虾!”

明发一看,果然一只只透明发青的大虾,在篮里乱跳。

“真好,有一斤多重呢!”明发看着妻子那疲乏而又兴奋的脸,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块铁,但他还是说了一句表示高兴的话。

孩子还小,不懂大人这些辛酸,他们只晓得肚子饿,看见大

虾就要吃。当他们看见爸爸把虾倒进竹篮，要提着上镇去卖的时候，他们跟在后面哭了，明发心里立时像给千万个鱼钩钩住了那样，他看看孩子，看看自己一双粗大的手，这双手什么不会做？能在机器上車出各种精密的零件，能对付最硬的钢铁，现在这双手却提了一只小竹篮，到了镇上他还得把竹篮放在脚边，大声的叫卖。他鼻酸，暴怒，他恨这社会里的一切。他暴躁地甩脱跟在身后的孩子，含着泪大步的走了。

在幸福中回想一下艰辛的往事，总带有甜意。明发和静兰就这样，一个紧紧的抱着孩子，一个无限幸福地望着这个爸爸，两人没说一句话，但心里想着同一件事，产生同一种感情，他们感觉当前的生活美好、幸福。特别是对静兰，作为一个妻子来说，没有比这更满足的事情了。

静兰买好虾，慢慢地往家走，心里一遍一遍的细嚼着过去的这一切。不过她想得最多的，不是解放前卖虾，而是解放后那一次买虾。她从头至尾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明发的一言一笑，一个眼色，一个细小的动作，她都像温习一课已能熟背的课文一样，又细细的嚼了一遍。她记得那次买虾回来，直到她把虾煎得红通通的端到桌上，明发始终那样温柔地望着她，仿佛在说：“静兰，我们同甘共苦，我们到底熬出来了……”每次静兰想到这里，就会独自笑起来，现在她看看篮里那些大活虾，又微微地笑了。

“静兰，你发痴啦？”有人拉了她一把。

静兰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隔壁的朱大姐，她那胖胖的身子挡着路，正在大声招呼自己。朱大姐本来是里弄里的妇代会主任，一个月前，里弄里组织了生产福利合作社，她就在静兰参加的那个做传送话器的组里做生产组长。她原先做过两年

紗厂的工人，人很直爽。她一把抓住靜兰，满脸郑重地說道：“我們組今天晚上要开个生产會議，有任务。”

“哦！”靜兰应了一声。

“你到底来不来呀！”朱大姐嫌她态度不够明朗，急了。

“我来。”每次开会，靜兰大都是到的，不过总是一面結毛衣，一面旁听，自己从不发言。她覺得她来开会，只是来听听大家有什么决定；大家决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朱大姐晓得她这个毛病，就又追了一句，說：“靜兰，你也要大跃进，准备发言呀！”

靜兰低头笑了笑，說了一个“我……”便沒話了。朱大姐无可奈何地用指头点了点她，就匆匆地走了。

靜兰走到家門口，看了看籃里的虾，就止不住的心跳起来。明发会說什么呢？他会走过来看，会笑，大宝他們也会围过来……前几年那种看虾的欢乐情景，仿佛又出現在靜兰面前了。她抑住自己的激动，推門进去，一进房，她发现屋里十分肃靜，孩子醒了，倒在床上看書，明发披了一件上衣，头发搔得都豎在头上，头也不抬的趴在桌边，在紙上划着什么。她出去的时候放好的脸盆、漱口水，还是原封沒动的放在那里。房里的空气竟显得十分严肃。靜兰只得把到了嘴边的話，又咽了下去，悄悄地将虾装在碗里，又将碗放在五斗柜上最显目的地方。然后就打发孩子梳洗吃早飯。可是等孩子吃完早飯，都上外面去玩了，明发还是埋了头在划，在写。靜兰有些沉不住气了：“明发，我今天买到虾了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你看，这么大的虾！”靜兰竭力把話說得平靜，可是声音已不大自然了。

“哦！”明发还是沒抬头。

“明发，你看……”

这次明发回过头来了，他看见静兰手里拿了一碗大虾，怔怔的站在那里，他好像才听明白她说的话：“买到虾，好，好。”他表示高兴的笑了笑，立即又回过头去在纸上划开了。那笑容使她想起他上班去时，哄着孩子不要跟他出去的神态，他现在好像不但忘却了那辛酸而又甜蜜的回忆，而且连话也不愿和她多说了。

静兰拿着那碗虾悄悄地走进厨房，眼泪一下涌满了眼眶。

如今已经是立春时节了，但是她心里却觉得冰凉的，她现在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和明发中间隔了一道墙，她并没有感到明发的世界比她宽，明发关心的东西比她多，他爱的东西比她的崇高，她只感到受了委屈，她的眼泪流出来了。

静兰心里真是翻江倒海，思绪纷乱，手里却静静地剪着虾的胡须，一只一只，仔仔细细的剪着。星期天的这顿中饭，就在这种心情下烧煮停当，而且，也没有忘记给明发温好四两花雕。到了晚上，她也忘记开会，一到时间她就找了两双要补的袜子，拿上针线，到生产组去开会了。

一个月以前，里弄里一开始成立生产福利合作社的时候，静兰就参加了，她觉得大家都参加，她也就应该参加。开始那几天，她有些不习惯，一到了下午工间休息的时候，就朝家奔，去看看孩子放学回来了没有，有没有闯祸，开水有没有用光，后来才比较习惯了。在生产上，叫干什么她就干什么，一干就是头也不抬、实实在在的干上八小时。组里的姊妹们表扬她，说她工作勤恳、踏实，她除了高兴以外，也感到意外。她觉得跟在家里做那些家务一样，并没有特别出劲。有人也批评她，说她工作不够主动，她也觉得对，不过却有些茫然，不知该怎么个“主动”法。

这天晚上的会上，朱大姐动员大家姊妹要拿出干劲来，七天

完成一万只紧急訂貨。朱大姐說完，工厂里来的代表发言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皺巴巴的紙来，于是又講又念，还說了許多数目字，好像靜兰每天晚上算小荣帳那样。不过他說的数目可大得多。开始靜兰沒完全听进去，也不大懂他算的这笔帳，但她看到他說話时那种聚精会神的認真样子，又想起了明发。他一早趴在桌上划什么呢！也是这种皺巴巴的紙，也是这种聚精会神的样子。大概，也像这位代表一样，要去动員大家加紧生产吧！这种事情有什么讓人着迷的地方呢？今天，她开始想了解一下，就認真地听下去了。

會議进入了討論阶段，靜兰照例是坐在一边听，不过今天她虽說沒有发言，但是她認為有些人說的，跟她想的一样。而往常，她却是既沒說又沒想。散会以后她发现自己破例的沒有做完带来的針綫，两双袜子她只补了一只半。

靜兰回到家里，已十点多鐘，明发和孩子都睡靜了。她不想睡，也不想做什么活，就在桌边坐了下来。她觉得自己脑子里乱七八槽的塞滿了許多东西，但当她坐下来要想清理一下的时候，忽然脑子里又变得空空地什么也沒有了。

桌子上放着明发划过的那些紙，皺巴巴的，上面却精心刻意的划了許多框框圈圈，不过不知为什么，最后都給明发自己粗魯地在上面对了个大叉叉，第一张这样，第二张也这样，一起是二十四张。

“他多認真，哪里是个‘随便’的人啊！”靜兰把紙头一张张的抹平迭起，一时心里又仿佛塞了許多东西。

隔壁十六号里有人在敲門，是朱大姐回来了。她总是这样迟回来，也总是这样大声大气地叫門，她一叫門，会使整个一条沉睡中的弄堂，顿时变得熱鬧起来。她一边敲門，一边大声的

喊。她丈夫是个电工老师傅，也是个见了工作就忘了吃饭的人。朱大姐一喊门，他早就答应着走来开门了。可是朱大姐还是大声地说他，晚上听起来，声音特别响：

“人家工作忙得要死，你倒好，这么早就放倒了。”

吭哧一声，她丈夫把门开了，一面说道：“哎哟，不得了，做了屁大一点工作，每天晚上都像中了状元回来一样。”

“怎么？你看不起我做的工作？”朱大姐话说得很凶，可是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得意。

“不敢，不敢，我每天晚上能够给你开门，还觉得十分光荣呢！”

噗哧一声，朱大姐笑了，接着，门吱的关上了，弄堂里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。

静兰站起身，打开窗户，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，她觉得闷极了。

她不比朱大姐起得迟，也不比朱大姐睡得早，朱大姐忙碌辛苦，她也没有闲着，明发更不比朱大姐的丈夫差，为什么他们是那么和谐，而自己却是这样？为什么？……弄堂里黑黢黢的，没有人，也没有声音，只有她和朱大姐紧挨着的两个前楼里，射出两方块灯光，映照在对面墙上。墙上还留着欢送支援外地建设的大字标语，字迹还十分新鲜地留在那里：“把青春献给祖国”，白墙黑字，在灯光下，显得越发庄严而挺拔。

.....

静兰回头朝明发看了看，明发侧着身，显然已经睡熟了。她是多么怜恤他，他白天累了一天；但是想到他现在全然不像过去那样把她放在心上，心里不由得还是一阵难受，赶紧熄了灯，躺到床上。她觉得这一切——朱大姐的笑声，大大的虾，明发打了

大叉叉的紙片，工人代表說的那許多數目字，還有“把青春獻給祖國”……這許多聲音、形象，一下子都集合起來，向她指點着什麼。她心里很不平靜，想了許多。最後一個數目字緊緊地抓住了她：七，一萬。這是今天開會的時候，大家說得最多的，七天，完成一萬只訂貨……

時鐘指向十二點，一部進廠的電車，仍發出那種空隆空隆的聲音駛了過去。一個平常的星期天結束了。

第二天上工，靜蘭像平日那樣，頭也不抬的干了起來，不過，平日她做生活的时候，心里好像什麼也不想，又好像什麼都想，而今天脑子里却反复地、固执地出現一個東西：七天，一萬只，七天，一萬只。越想越嫌自己做得慢，結果速度并沒加快，反而弄了一身汗。看看朱大姐，她沒在工場間做生活，一個人蹲在院子里，在小心翼翼的擺弄一個舊電風扇。

“難道，她不着急？”靜蘭覺得奇怪，等到了下了班，就走過去問她在干什么。朱大姐是個愛說愛笑，喳喳呼呼的人，現在她却滿臉嚴肅，悄悄地說道：

“我在做機器。用機器來剝膠質綫的皮就快了。上次我參觀工業展覽會的時候，看見過這種機器。”

“機器？……”靜蘭立即想到明發那許多打着大叉叉的紙片，“我們能做嗎？……”

“能，怎麼不能？”朱大姐皺緊了眉頭，說，“機器主要用一個圓盤，這麼大，木頭的也行，你是不是有辦法？”

“我？……”靜蘭先是搖著頭，後來想了想，就看著朱大姐，胆怯地說道：“我家柴井堆里有一個圓樹墩，可不可以拿來自己削看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怎么不可以。”朱大姐的嗓門又高了起来。

“那我去拿来試試。”靜兰匆匆跑回家，在柴堆里翻出那块圓木，放在一旁，就跑步到食堂买回飯菜，又迅速地抹淨桌子，拿出碗筷，叫大宝等爸爸回来吃飯。做好这一切，她才拿起圓木，走向工場間。

和朱大姐一起，用刀削，用沙皮磨，手上起了泡，木盘到底做出来了，靜兰回家比往常迟了許多，也很累，可是心里有一种平日沒有的愉快。

她回到家里时，孩子們告訴她說，他們跟爸爸已經吃過飯，爸爸已經到工厂去了，他要加一个夜班。她在桌边坐下来，发现明发給她留的菜很多。孩子們在一旁看媽媽吃飯，一边告訴說，爸爸把好菜都留給媽媽了。

“哦！”靜兰高兴地应了一声，却又无端的一陣鼻酸。刚才做木盘的喜悅，現在已变得很淡很淡了。

直到第二天上工的时候，靜兰才又想起那只木盘，“到底能不能用呢？”她匆匆奔进工場間，只見迎壁“民主台”里，新貼了一张大紅大字报，許多姊妹都围在那里看。靜兰照例不大关心这里的事，她在人堆里找不到朱大姐，轉身要走的时候，偶一抬头便吓了一跳，原来那紅紙上面竟写有自己的名字，“为什么写我？我怎么啦？……”靜兰赶紧悄悄地退到人堆外面，仔細地讀了起来。大字报里表揚她和朱大姐敢想敢做，技术革新，里面还特別提了她主动找木柴的事，同时，大家希望她們早日成功，使完成一万只任务更有保証。靜兰看得脸热心跳，她再也想不到自己削了一块柴，竟会得到这样大的表揚。这时，姊妹們发现了她，便围上来，唧唧呱呱地一齐对她說起話来。她听不清楚哪个人对她說了哪些話，但她听懂大家对她說的是同一件事：要求她

們赶快把机器做成功，可以代替手工劳动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可以篤篤定定完成一万只任务，可以証明家庭妇女不但勤劳而且智慧，可以使她們这个小小的生产組，能像工厂那样大跃进。靜兰看着姊妹們的一个个热切的臉，只是不断点头，說不出話来。

这一生中，她劈过多少柴爿，劈好劈坏，哪曾有人来問过一声半句。柴潮生不着火，煮不熟飯，頂多是一家人迟些吃飯。然而今天……靜兰恍然悟到昨晚劈的已不是什么柴爿，而是机器上的一个圆盘，是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块小砖小瓦……

“你又发痴了？”朱大姐从背后一把抓住她，說道，“我这样大声叫，你都听不見。快走。木盘不行。”

“木盘不行？”靜兰脑子里哄的一声，顿时将种种想法都赶得干干净净。现在她知道这东西的成敗，关系有多么大。便跟着朱大姐跑到試驗的地方，专心一意地研究起来。

木盘比較硬，压下去連胶質綫里的鋼絲也切断了，朱大姐提議木盘輪上装一条有弹性的厚橡皮，靜兰也同意。于是两个人去找了一条自行車的破輪带来，可是包上去一看，輪帶上有凹凸的花紋，轉起来有的地方便吃不着力，不能用。

“我到旧貨攤上淘淘看，会有平的厚橡皮的。”有了具体解决办法，靜兰就有了着力的地方了，便和朱大姐分工，朱大姐在家修配零件，靜兰出去找橡皮。

太阳从东面移到正中，又从正中偏向西边。食堂里开了中飯，接着就做晚飯，六点钟一敲过，食堂的黑板上写出了晚飯的菜单，开始供应晚飯了。靜兰的两个孩子大宝二宝，在弄堂里像着了火似的找媽媽，朱大姐跟在后面，也亮着嗓門見一个人就問看見靜兰沒有。靜兰中飯沒有回来吃，下午的时候，曾見她兴